

林慶彰
蔣秋華
楊晉龍
馮曉庭

主編

經義

經義考

新校

三

卷三四 卷六一

易



經義考卷三十四

易三十三

高氏元之易解

一卷。

佚。

寧波府志：「高元之，字端叔，鄞人。受易、春秋於程迥，五上禮部，不第。嘗集春秋說三百家，號義宗，凡百五十卷。易、詩、論語解各一卷，人號萬竹先生。」

錢氏佃易解

三十卷。

佚。

姑蘇志：「佃，字仲耕，常熟人。以進士爲分水尉，歷吏部郎中，權吏、兵、工三部侍郎，後爲江西路轉運副使，官至中奉大夫秘閣修撰，有易解三十卷。」

胡氏謙易說、易林

佚。

魏了翁序曰：「易之書，自秦、漢以來，何啻數千家？四明胡牧之又爲之科別圖指，參稽文義，粹說成編，尚慮所見未廣，則裹糧千里，介余友袁廣微將就正於余。甚矣牧之之嗜學也，而余非其人也。牧之謂文王重卦，雖不爲無據，而余以爲是自伏羲以卦變，皆自乾、坤，雖本諸先儒，余謂其於六畫卦之義有所未盡。牧之於先天之易咸無取焉，而余謂繫辭之說爲先天而發者非一。牧之於中爻、互體、象數、占筮說或未有取，余謂此惡可盡廢？不然，則易中如觀山、困紱、壯羊、屯馬，此類甚廣，謀□^①取象，此其不同之大略若此^②。至於要言精義，不能妙合者，則又未能以殫舉，方將與之切問而研講焉。牧之倦于役，願得一言以歸。余謂：『古之學道者，雖分古今，越宇宙，而義理之會，若合符節，今牧之於余，乃有未可強同者，固亦足以交警互發，抑必有一是非於此者矣。』聖人之道，如置樽^③衢中，取之不禁，隨其

① 「□」，文津閣四庫本作「及」，備要本作「義」。

② 「此」，文津閣四庫本誤作「比」。

③ 「樽」，備要本誤作「樽」。

淺深高下，皆足以有得，寧可限以一律？然而盈宇宙間，莫非太極流行之妙，而人物得之，以各正性命，則易固我之所自出，無須臾可離者也。學易者要在內反諸心，精體實踐，近之則遷善遠罪之歸，充之而至於位天地、立生民、命萬物，皆分之所得爲者。蓋不敢惟文字故訓之泥，以自絕於道，自薄其身，況皆資之以羔雉乎？邵子曰：『先天學，心法也，萬化萬物，生於心也。』每味其言，先儒之所謂學者蓋如此，故更願牧之歸而求之，而余亦以是自警焉。」

寧波府志：「胡謙，字牧之，奉化人。師事袁燮，傳陸象山之學，著易說、易林。」

司馬氏子已先後天圖

佚。

魏了翁跋曰：「涑水同馬叔原覃思義理之學，自羲、文、周、孔之易，河圖、洛書之數，陰陽動靜之義，日月遲速之度，以及周、程、張、邵、朱、張子之書，旁觀歷覽，爲圖爲書，時賢皆有題識。又欲求一言於余，余遷靖未返，不得與叔原共學，姑識數者之疑於末。且先天圖自魏伯陽參同、陳圖南爻象卦數，始略見此意，至邵堯夫而後大明。千數百年間，不知此圖安所托^①，而圖南始得，此亦已奇矣，而諸儒無稱焉。數往者順，謂震、離、兌、乾；知來者逆，謂巽、坎、艮、坤，皆以左旋言之。今叔原以爲自乾至震、自坤至巽，此必有所據。朱文公以十爲河圖，九爲洛書，引邵子說辨析甚精，叔原從之。而邵子不過

① 「托」，四庫薈要本、文津閣四庫本俱作「託」。

曰：「圓者，河圖之數，方者，洛書之文。」且戴九履一之圖，其象圓；五行生成之圖，其象方，是九圓而十方也，安知邵子不以九爲圖、十爲書乎？故朱子雖力攻劉氏，而猶曰：「易、範之數，誠相表裏，爲可疑耳。」又曰：「安知圖之不爲書，書之不爲圖？」則朱子尚有疑於此也。近世朱子發、張文饒精通邵學，而皆以九爲圖、十爲書，朱以列子爲證，張以邵子爲主。余嘗以乾鑿度及張平子傳所載太乙下行九官法考之，即所謂戴九履一者，則是圖相傳已久，安知非河圖耶？靖士蔣得之云：「當以先天圖爲河圖，生成數爲洛書。」亦是一說。叔原謂日月亦左旋，此張說朱意也。第日起北陸，春西陸，夏南陸，秋東陸，而冬返乎北陸，則爲右乎？左乎？謂日速月遲，讀書窮理，正欲其自得，況叔原所引「見處一分虧」之詩，即予少作也。吾儕所見，本不相遠，第以歷家細算分數言之，則月行十三度餘者，特約法耳。其實則一日至四，二十四至晦，行十四度餘；五日至八，二十至二十三，行十三度餘；惟自九日至十九，僅行十二度餘，此猶二至之晷刻稍遲，不爲無理。而叔原反疑之，獨取望日爲證，則望日正行遲之日也，況本乎陽者常舒遲，本乎陰者常急促，若日遲而月速，大者舒而小者促，此即陰陽自然之分也。叔原之圖精且密矣，盍更以是審思之。日食如甲乙，如辛卯，日與辰相克爲異，尤不經。康成雖有是說，然春秋壬午日食，亦日與辰相克也，而左氏不謂災，又何邪？叔原謂分星起於漢、唐，謂漢則已後，謂唐則滋邈，豈以左氏內、外傳與周禮爲不可信邪？是三書亦有可疑，而分次之說相傳已久，獨星不依方，而以受封之日爲始，此傳注之可疑，而未有說以破之爾。大抵叔原之說，十得六七，予方歛衽之不暇，尚有未能釋然者，姑摘一二以備審訂，他時道燹以如邛，叔原必有以復於予也。」

姓譜：「司馬子已，溫公七世孫，寓居戎州，不事科舉，召補嘉定州司戶參軍。」

柳氏申錫三易圖說

十卷。

佚。

魏了翁曰：「潼川柳申錫，彥養於先天、太極諸書，自一歲一月一日一身皆，有圖說。至於九疇會極，中央立極，中星合極，復分畫而附益之。又作三易圖說十卷，以探義、文、孔氏之秘，而上、下經六十四卦，卦爲二圖，以釋其義。申錫身既隱矣，明既喪矣，非以釣名干澤也。自陰陽五行、星曆氣候，反覆參驗，以求諸心，凡以自明爾矣。」

按：潼川柳氏著三易圖說，本鶴山同時人。凌氏萬姓統譜乃去其姓爲申氏，且以爲明代人，謬戾如此，可發一噱也。

楊氏泰之大易要言

二十卷。

佚。

易類

五卷。

佚。

魏了翁誌墓曰：「公諱泰之，叔正其字，眉之青神人，官大理少卿，直寶謨閣。所著有論語解，春秋列國事目，公羊、穀梁類，易類，詩類，詩名物編，論、孟類，又集諸儒易解爲大易要言二十卷，皆手自編綴也。」

任氏直翁易心學

佚。

魏了翁曰：「知眉州任侯直翁，著易心學。太極兩儀之說，惟朱文公初畫爲儀、再畫爲象之說，足以一洗傳注之陋，然其爲圖，每一畫也，已而分而爲二，而後更加一畫。此圖自中而生，遂一而分爲陰，而八卦具，比朱圖似徑便。」

林氏叔清古易

佚。

魏了翁跋曰：「易之爲書，廣大悉備，知仁隨見，小大由識，各適所求。至近世周、程、邵、張子之後，諸儒輩出，易道幾無餘蘊矣。三山林君又爲周易古經解，依上、下部敘，以六十四卦、三百八十四

① 「而」字，文津閣四庫本脫漏。

爻，臚分彪析，而證以古今善惡是非之事。此非積歲累月不能爲，或曰：「審爾則易之書四百五十事而已乎？」曰：「不然也，林君之爲是也，亦不過約爲之說，以自識其知仁之見云爾，非斷斷然以是爲不可易也。」程正公易傳晚而後出，猶以迫於門人再三之請，且自謂僅得七分，然則林君尚勉之哉。」

虞氏剛簡易說

佚。

姓譜：「剛簡，允文之孫，講學於蜀東門外，著易、書、論語說以發明其義，蜀人師之。」

魏了翁誌曰：「剛簡，字仲易，一字子韶，夔州路提點刑獄，兼提舉常平，改利州路，主管沖祐觀，積官至朝請大夫。公築室成都之合江，以成雍公卜居未遂之志，曰滄江書院。沉潛六經，於易尤爲精詣，以周、程、朱子遺言與邵子先天書、漢上朱氏之說參貫融會，隨文申義，閱十有六年書成。大抵蹟諸陰陽五行之奧，必約諸躬行日用之近，讀者玩辭觀變，則有所據依以遷善遠過。又有論語解、詩說，皆未及編次。」

徐氏相周易直說

佚。

趙與峕序曰：「幼侍先伯氏殿撰受易於鄉先生徐公之門，先生不鄙其愚，集諸家之長，著爲直說一編，授與峕兄弟。且謂：『此爲初學設，非曰盡在是也。』佩服師說，早夜究心，不敢自謂有得，然發蒙開

覆，實昉自茲。先生命與才仇，卒老於儒，幸有是書，可惠後學，詎容使之無傳也哉？曩伯氏守嘉禾，嘗欲鋟梓而未果。與崑繼領郡紱，簿書之暇，亟取是書而公之，不惟不失伯氏之志，而先生之學，亦於是乎傳矣。先生諱相，字子材，婺之蘭谿人。」

趙氏共父古易補音

佚。

樓鑰跋曰：「小學之廢久矣，陸氏經典釋文可謂詳盡，近世讀書或，至苟簡，率意誦習，字有不識者，始加閱視，有訛謬，終身不自覺知，而況補音乎？吳氏好古博洽，始作詩補音，雖不能變儒生之習，而讀之者始知詩無不韻，韻無不叶，祛所未悟，有功於古詩多矣。吾友趙共父又取其說，以補古易之音，用意甚勤，遠以示余，閱之不去手。某老矣！愧不能盡力也。噫！凡將、爰歷等書，今不復見，惟許叔重說文解字爲小學之本，顏黃門家訓稱其檢以六文，貫以部分，櫛括有條，析根窮源，集韻雖博贍，於倣古則未可全據。共父今本之吳氏，多以集韻爲證，更當以說文解字定之，可傳無窮。吳氏之書，不知者以爲苟然而已，共父祖其餘論，某又喋喋及此，皆謂之癖可也。雖然，當自有好之者。」

鄭氏汝諧易翼傳

宋志：「二卷。」
存。

〔校記〕

四庫著錄作東谷翼傳，亦二卷。（易，頁一一）

汝諧自序曰：「古今傳易者多矣，至河南程氏始屏諸家艱深之說，而析之以明白簡易之理，一時學者知所師承，如瞽者之明，如聵者之聽，如偃偃於冥涂者識其所趨，猗與盛哉。汝諧伏讀其書，而邇其所得者，曰：『體用一源①，顯微無間也。』學者不得此理，而謂得三聖之心，皆妄也。何者？易，精微之書也。然聖人所以仁天下來世者，欲其皆可知，皆可從，至其精微者，則存乎人②之自得爾，非以③其艱深者而眩其入也。世之傳易者，實不得乎精微之旨，慮其凡近之易忽也，乃委之於象數儻忼④之中，而立於不可詰知之地，援怪以爲艱，指迂以爲深，幸其一說之合，則其所不合者，挽而傳致之。學者駭其然而求其入也，疲心剗精，以志於得，既得之，於道無補也，於聖人仁天下之心無與也。蓋舉體而遺用，則非體，狗微而廢顯，則非微，汝諧每念聖人之經得程氏而始昭昭於天下，不敢以他說亂之，慮其雜⑤也，不敢以己見先之，慮其偏也。信之篤，故其思深，思之深，故或因程氏而有得者。夫信之足矣，因之而有得，何也？誠然之理，取則於吾心，心之所安者信之，其所未安者疑之，疑斯辨，辨斯明矣。謂其爲

① 「源」，文津閣四庫本作「原」。

② 「入」，文津閣四庫本作「吾」。

③ 「以」字，文津閣四庫本脫漏。

④ 「儻忼」，依補正應作「儻忼」。

⑤ 「雜」，文津閣四庫本作「心」。

程氏，而亦信其所未安者，命之曰欺，非心學也。乃以程氏之說疏於經之左，程氏有所未及與及之而未明，凡可傳以己意者^①，則題以爲翼傳。私竊識之，非敢並駕其說也。其在睽曰：「君子以同而異，同異之相形也，猶水火之相滅而相成也，同而不異，則喪其所以爲同矣。」此書非立異於程氏也，祇以爲同也。」

又曰：「余始作翼傳，以程氏之說繫於經之下，而以翼傳繫於程氏之下，部帙太繁，今於諸卦盡用程氏傳者，題曰『從程氏』，其附以翼傳者，曰『餘從程氏』，所以尊河南之學，而示無去取之義也。」

〔補正〕

自序內「懔懔」，「懔」字訛「儻」，應改正。（卷二，頁四）

陳振孫曰：「翼云者，所以爲程傳之輔也。大抵以程傳爲主，而附以己見之異，然汝諧立朝，多爲善類所不可，至互相排擊，仕至吏部侍郎。」

鄭如岡跋曰：「河南先生序易傳曰：『予所傳者，辭也，由辭以得意，則在乎人焉。』此易翼傳之所以作也。先君玩大易之理，誦易傳之辭，研精覃思，凡數十年而後就，如岡以廣其傳爲請，先君以爲程子續道統於千載之後，成書既久，莫得傳授，自謂精力未衰，尚冀少進。其後寢疾，始以授尹焯、張繹。先覺猶不敢自足，矧後學耶？歲在壬辰，如岡^②持節闔嶠，以稿本求是正於西山真公貳卿，且論敘於篇

① 「凡可傳以己意者」，文津閣四庫本作「凡可以傳己意者」。

② 「如岡」，備要本誤作「如門」。

首。公雄文大冊，焜耀斯世，不靳淵源之論，爲之發揮所得，不既多乎？已而謂如岡曰：「先君子沒已久矣，精力已畢見於此書矣，詎可不使流布以示學者？」如岡拜手而謝曰：「謹受教。」是歲仲夏刻於漕司之澄清堂。」

鄭陶孫跋曰：「後六十年，陶孫勸學七閩，訪澄清堂板，已罹兵燬。又十有六年，陶孫由詞垣勸學江左，年踰學易，愚未聞道，無所肖似，缺焉私淑。會廬陵學官來徵遺書，謹取家藏本授之，能刻梓以與程、楊兩先生參^①，亦斯文之一幸也。惟曾大考歷事四朝，紹興得謝後，屢召不起，與誠齋同被褒異，出處同，則其著書亦同於翼經而已。其於誠齋不能無異同者，亦猶於伊川不能無異同也。善讀者諒能因其同而觀其所以異，因其異而究其所以同者焉。西山先生不云乎：「其不同也，乃所以相發也。」」

胡一桂曰：「汝諧，字舜舉，翼傳二卷，蓋謂孔子翼文王之經，此則翼伊川之傳。」

浙江通志：「汝諧，處州人。中教官科，遷信州，召爲考功郎，累階勳猷閣待制。」

傅氏子雲易傳

佚。

黃震曰：「傅琴山子雲以屢舉推恩，嘗爲西甌縣主簿，其徒貴溪葉夢得知撫州日，嘗刻其文於郡齋，然世未有傳其書者也。琴山稱象山赴荊門軍，付以講席。又嘗作易、詩、論語解，孟子指義，中庸、

① 「參」，四庫舊要本、文津閣四庫本俱誤作「此」。

大學解，河圖、洛書釋義，離騷經解^①，撰著說，且欲剖判象山^②及朱晦翁之說，其自任亦果矣。第其人雖博學多聞，好爲議論，而辭煩理寡，終無發明，雖啾啾數萬言，攻排佛學，以解外人謂其師談禪之譏，亦不過襲不耕不蠶等陳言，以雜置汎濫浮辭中爾。」

江西通志：「傅子雲，字季魯，金谿人。甌寧主簿，決訟必傅以經義，陸象山稱爲天下英才。」

湯氏建周易筮傳

佚。

胡一桂曰：「建，字達可，號藝堂先生，温州樂清人，交於楊慈湖門人。知惠州，趙汝馭作序，淳祐四年刊於郡齋。」

林氏萬頃易解

佚。

閩書：「林萬頃，字叔度，福清人。作易解，陳藻不善也。其解「同聲相應」章，曰：「蠶絲吐而商絃絕，銅山崩而洛鐘應，其聲同也。磁石引鍼，琥珀拾芥，其氣同也。氣同聲異，天壤咫尺，聲同氣異，咫

① 「離騷經解」，文淵閣四庫本脫漏作「離經解」。

② 「象山」，備要本誤作「象揲」。

尺天壤。平地而水濕者先濡，水上而下也；抱薪而火燥者先燃，火下而上也；龍興而雲從，雲自下而上應者也。虎嘯而風號，風自上而下應者也。水火燥濕，無情而應有情；雲龍風虎，有情而應無情者也。『藻見之，曰：『當北面矣。』』

張氏孝直周易口義

佚。

姓譜：「孝直，字英甫，臨川人，受學象山之門。有易、書、詩、語、孟、中庸口義五十餘篇，心所未安，雖伊、洛諸儒議論，亦不苟同。」

申氏孝友易說

佚。

按：孝友易說，丁氏大衍索隱引之。孝友又嘗著西南會要，見王象之輿地碑目。

劉氏彌邵易稿

佚。

劉克莊序曰：「易學有二，數也，理也。漢儒如京房、費直諸人，皆舍章句而談陰陽災異，往往揆之前聖而不合，推之當世而少驗。至王輔嗣出，始研尋經旨，一掃漢學，然其弊流而爲玄虛矣。本朝數學

有華山陳氏、河南邵氏，今邵氏之書雖存，通者極少。理學有伊川程氏、新安朱氏，舉世誦習，衆說幾廢。余嘗謂程、邵同時，不相折衷，曰傳，曰皇極經世圖譜，遂刊爲二書而不可合。天下豈有難通之書？亦豈有理外之數哉？噫！易更三聖，說易者非一家，程氏排臨川之學者，及教人讀易必，先輔嗣、介甫。朱氏尊伊川之言者，至本義則多程氏所未發。議論以難疑問答而詳，義理以講貫切磋而精，此季父易稿之所爲作也。初余爲建陽令，季父訪余縣齋，因質易疑於蔡隱君伯靜，後二十餘年而書成。大抵由程、朱以求周、孔，由周、孔以求羲、文，其篤守師說，雖譙天授、袁道潔無以加。視世之高談先天，徑造微妙者，彼虛而此實矣。季父名彌邵，字壽翁，中歲棄科舉，閉門著書，動必由禮，行義爲鄉先生。家貧，入於學，晚舍去，併學俸卻之。太守眉山楊侯棟、郡博士括蒼俞君來即學，爲堂，示舍蓋之意，季父僅一至焉。後楊侯使本道，又論薦於朝，不報，卒年八十二。俞君乃取昔所卻俸，爲刊易稿，而授簡其猶子克莊序之。」

趙氏善湘周易說約

八卷。

周易或問

四卷。

周易續問

八卷。

周易指問^①

四卷。

〔補正〕

案：指問，宋史及續通攷皆作指要。（卷二，頁四）

學易補過

六卷。

俱佚。

宋史：「趙善湘，字清臣，濮安懿王五世孫。江淮安撫制置使，進資政殿大學士，封天水郡公。淳祐五年^②帝手詔，求所解春秋，進觀文殿學士，致仕。卒，贈少師。所著有周易說約八卷、周易或問四

① 「周易指問」，四庫薈要本作「周易指要」。

② 「五年」依補正，四庫薈要本應作「二年」。